

祠堂街的“文艺范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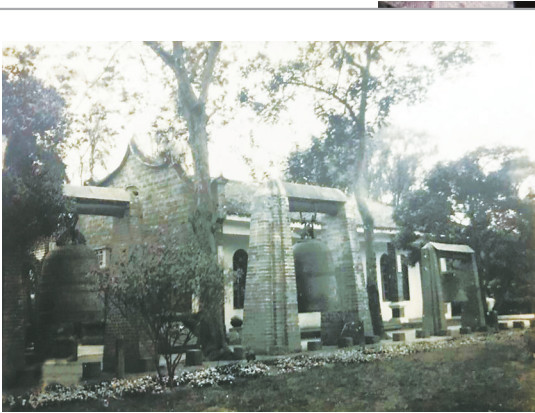
□温月 文/图

家邻百年沧桑的祠堂街，“50”后的我，感受尤深的是它那曾经风姿独具的“文艺范儿”，亦难泯它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深深印痕。

首屈一指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四川电影院。这家成都市唯一以地域命名的电影院，前身为1930年前后的锦屏大戏院。与当时满街林立的书店为伴，“书卷气”对“梨园香”倒也相得益彰。1950年，戏院收归国有，并改名川西剧院。1952年又改称四川电影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黄金时代，遂成祠堂街的地标之一。影院为一楼一底的两层建筑。内中分为楼厢和堂座。尤其是大厅左右两侧的楼座包厢，典型的戏院风格。每排双座尤为耳鬓厮磨的热恋情人所青睐。宽敞的放映大厅可纳千人，在第10排和第11排之间还留有宽约2米的过道，直通厕所和侧门。11排的观众因此可以靠着椅背很舒服地把腿脚伸直，近乎半躺地欣赏影片，由是成为不少观众购票时趋之若鶩的黄金座次。

很长一段时期，四川电影院乃是城西少城片区居民和周边单位员工观片消遣的最佳去处。对于孩提时的我来说，四川电影院不啻欢乐与诱惑的代名词。尤其是寒暑假里的儿童专场，5分钱买张票便可观片一部，《雷锋》《董存瑞》《夏伯阳》《小铃铛》《小兵张嘎》以及苏联电影《团的儿子》……那一长串的片名我至今念念不忘。成年后，在四川电影院观片更是难以计数。最难忘的一次当数1978年元旦，彩色故事片《刘三姐》复映，一票难求，白天和晚间场次排满了，便往深夜排！我所观看的那一场竟然是元月2日凌晨2点。

四川电影院的近邻，则是全称长得让娃娃们记不住的“成都市新华书店少年儿童读物图片门市部”，俗称“祠堂街少儿书店”。这是一幢造型简朴的建筑，人字形屋顶，朱砂红墙面，临街的大门前还有几级矮矮的台阶。登阶进店，那排满书架、摆满玻璃柜的少儿图书与连环画，每每令我目不暇接，心旌摇荡。那些年，每到“六一”，母亲便会带我来到这里，选上几册精美的图书，作为节日的礼物。上小学后，我时常把父母给的零花钱分分角角积攒起来，藏在牛皮纸折成的钱包里，然后在某个星期天或课余的下午，独自来到书店购书，一段



百年前的成都少城公园古物馆

时间下来，竟也积存了数十本。1986年，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曾以《书店情思》为题而成散文一篇，在《读书导报》刊出。

从“少儿书店”出来，几步路便到了祠堂街上的又一“著名”文化单位成都市美术社。院子里不但有漂亮的小洋楼，还有一扇雅韵十足的满月形圆门，估计都是民国时期的风物。因自幼喜好绘画，美术社于我俨若仰视的圣殿。改革开放后，美术社变成了“成都市美术广告公司”，据说成都市面上最早的喷绘广告及店招就是由该公司制作，为此还曾派人专赴日本学习相关技术，并引进先进设备，当了一盘引领市场的时尚先锋。

我本人与美术社的“直接交道”有两次。第一次是1974年，参观成都市“五七”艺术学校美术班在此处举办的学生毕业作品展。正是在这个展览上，我知晓了如今已是著名美术家的周春芽之大名。第二次是1986年，儿子出生满百天，在此留影一帧。

与美术社几步之遥，是一家文具店。此店我乃常客。从小学到工作，时常在此购买画笔画纸与颜料，持续了20余年，为该店“贡献”了不少“经济效益”。

文具店的对面，人民公园大门西侧，紧贴公园围墙有一幢青瓦覆顶、灰灰涂身的两层楼房，这就是成都美术社属下的成都幻灯片制片厂门市部。宽敞的一楼大厅内，东、南、西三面全是陈设着幻灯片的玻璃柜台，整装的，一盒盒厚实如砖头；开零的，一张张精美如画片，摆得琳琅满目。依墙而立的货架上，规格不一，外观各异的幻灯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川电影院

机以及放映灯、幻灯夹等零配件一应俱全。

几时的我，认定幻灯与电影就是相似多多的“两兄弟”。对电影的崇拜延伸为对幻灯的喜爱，因而成了门市部的“常客”。不过，由于年少无钱，主要是逛，偶尔也买。整盒的买不起，只买单张零售的。大约一两角钱便可购得一张，日积月累，零购的幻灯片竟也有了二三十张。买回家的幻灯片用手电筒投射到白墙上——“小电影”开映，引得一帮邻家小伙伴欢呼雀跃。在那文娱形式相对单调的年代，幻灯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别样的快乐。而祠堂街上的幻灯片门市部则是这快乐的源泉。

与幻灯片门市部一墙之隔的人民公园，更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这家始建于1911年，地处少城又曾以“少城”命名的公园，可谓是全国最早的市民公园；园内高

耸入云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不仅印记着辛亥革命的风云硝烟，还见证了川军出川抗战的誓师雄姿。如今，虽是市民游乐消闲之地，但也不乏艺术气息撩人心怀。曾经，每逢周末夜晚，七里香花墙环绕的露天坝舞翩跹，乐悠扬。金秋菊花会，延续几十届。菊香弥漫，人们徜徉花海，或赏菊之秀颜，或画菊之情影。我未曾画菊，但多次写生园景。尤其是流经公园的那段金河，偎依河边屋舍，游客荡舟窗下，窗牖开处亦有笑语传出，竟生出宛若江南小镇的艺术美感，令我心旷神怡。由是秉笔敷色，采景入画。

出人民公园右转东行，稍倾便至赫赫有名的“艺峰”照相馆。这家相馆以拍摄儿童照享誉蓉城，并为之设有专门的拍摄场地，配备有玩具、服装、道具和布景。其拍摄的儿童照片，情趣盎然，画面优

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成都”人家的影集里，大多都存有“艺峰”拍的老照片。当年，我家也算得上是“艺峰”的老主顾。而我唯一一张戴着红领巾的半身照，便是“艺峰”所拍。“艺峰”，为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艺峰”照相馆的近邻乃是成都图书馆。“祠堂街时期”的成都图书馆，正门面对祠堂街，侧门向着半边桥。纵深不过百米，后墙即紧挨人民公园，堪称袖珍。主体建筑是一幢三或四层的红砖楼房，阅览室和借阅处皆设楼中。我与“市图”的交道，记得起的只有一次。上初中时，我曾在该馆半边桥侧门处排队近一个小时，借了一本现已忘了书名的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

时光荏苒。今日之祠堂街，名称犹存，然景物大变。漫步街畔，总会让我念想起那卓尔不群的“文艺范儿”。

访伍嵩生故居

□远山 文/图



清代翰林伍嵩生所书的药师岩“飞凤山”

复望江楼。1910年，奏章获批准，由四川总督府拨款，你遂接旨领街修复望江楼。将望江楼、濯锦楼、吟诗楼等一一修复。落成的望江楼，高入云端，典雅端庄，望江楼修复后，你在吟井亭前题诗云：“自昔名传女校书，浣花笔色艳环区。至今井水供烹茗，留得香醪酒徒。”你对薛涛的仰慕之情由此可见一斑。这首不算惊艳的诗，却是字字表达了你隐讳的真切。

在你故居前的山坡上，有一双桅杆，世间之事沧海桑田，唯有那两柱爬满苍翠青苔的桅杆，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你的故事！人们好奇的桅杆到底是象征什么呢？桅杆是古代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物。每根桅杆之上可以套斗，而且套斗的数量是很有规矩的，如果是考中了举人，只能套一个斗，称作“单斗桅杆”，如果考中进士，就可以套二个斗，称为“双斗桅杆”，即民间说法是：一斗为举人，二斗为进士。斗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古代常见的计量单位有“石、斗、斛”等，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才高八斗。大概也是因此缘由而来，其桅杆是以笔为基础原型修建。它是荣誉，庄严和威武的象征，来彰显荣耀和激励家族后人用心考取功名！

1911年，在那场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中，你以82岁高龄参加保路同志会，为民请愿，走在去制台衙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你目光如炬，步履坚定。

赵尔丰在担任四川总督后还假扮出一副抚顺民情、维护川人的姿态，多次请求允许川路暂归商办，但在接到朝廷通牒后，担心自己官位不保，又实行极端手段，连续两日枪杀和平请愿的成都市民，激化成不可逆转的滔天民变……

清廷出卖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愤慨与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把掠夺路权作为扩大侵略、输入资本、宰割中国的重要手段。在方方面面疯狂瓜分中国！列列强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对铁路所有权争夺非常激烈！

在四川这场激烈的斗争中，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群众。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伍翰林，关于你，关于你那个时代的背景，我皆细细回忆了一遍……清晰记录着你的曾经。伍翰林，我站在你故居门口，在树荫婆娑的光影交叠里，我模糊了身旁的人，我的思想穿越了数百年，直到我回家落笔成文，你出生的年代，你生平的事迹，与你有关的一切，我似乎都在时空的彼岸——重新观摩。初行文，有长者对我讲过，每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会在笔者的思想世界里重新活一次，这样的文章才会有生命，但这样的感受也确实很累，怪不得有人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写作的人，我素来贪玩，虽不至于用功至此，竟然在这篇小文里几度感受精疲力竭！

1915年，伍嵩生病逝于成都，享年86岁，墓葬于凤凰山。近代历史学家、教育家张森楷为尊师撰写了墓志铭至今尤为后人缅怀。

江山依旧在，世事几度秋，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而你，从前一定怀念过大邑县郪江镇对河山村钱沟故居堂前清凉的月光。就像你的平生，光明又干净！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风物

小摊儿

□宋扬

成都城郊的一工地旁突然出现了好些个卖热食的小摊。

摊位都半固定，一项一项帐篷挨个儿支起，大小、形状不一。卖面条的不卖炒饭，卖炒饭的不卖面条，摊主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当然，卖盒饭的也守这个“规矩”。这是生意人间的默契，得大家都有一口饭吃。热食琳琅，均遵循一个原则——午饭自助。无论面条、炒饭，还是盒饭，吃饱为止。面条8元钱，不够可续。盒饭家家卖12元，4荤4素，只要不浪费，随添。晚饭，每家都卖单锅小炒，素菜都10元，荤菜都15，通价。

一天晚上7点过，我逛到工地旁，沿人行道走下去时，第一家热食摊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帅哥，吃点什么呢？”估计地把我当成了建筑公司项目部的人。我知道大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一般都有自己的食堂，项目部的那些人隔三差五还去城中心的馆子里喝酒。难道他们偶尔也会吃吃这些便摊？只见一个装菜的长架子摆在最显然的位置，架子上十来个不锈钢方格子，装着切好的各种荤菜、素菜。菜架旁，架着一个双孔煤气灶，从两个煤气罐里呼呼冒出的火舌正舔着两个炒锅。锅里，烟气腾腾，火焰忽灭忽明。掌灶的老板一律身手矫健，颠锅，翻勺，忙而不乱。帐篷下，十来张矮桌散放，每桌去几根更矮的塑料小圆凳。时间快到八点，最喧腾的就餐高峰已过，这些吃第二轮的工人可能加了一會兒班，他们的外套外都罩着一件浅绿或橘黄的背心，背心上有白色的反光荧光条，有的人黄色安全帽还扣在头上。他们或独占一桌，或三五人一堆，一人一瓶啤酒几乎是标配。城中心饭店卖8元钱一瓶的啤酒，这里卖5元，和超市零售同价。便宜的，卖3元，卖得最好。

我继续往前走，一个坐地灯箱赫然出现在我的斜前方，走近一点，看清了上面的字——“烤鱼每斤38元；冷锅鱼：白鲢每客28元，花鲢每客28元。”一段不太发亮的LED霓虹灯扯在人行道上的两棵银杏树之间，非门似门。这家摊子的雨棚也不是其他摊位上四面透风的那种，除了入口处，三面都有半透明的厚塑料布遮挡。雨棚顶被与“门口”同样的LED霓虹灯绕了一圈，这让雨棚长方体的形状更凸显了。我站在工地对面，望过去，棚内规整地摆了两排木质桌椅。这配置，在工地，绝对称得上独一家。这家摊子是工地旁所有热食店中的另类——它在空间上保持了与其他店的距离，似乎刻意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档次，它正对一家建筑公司项目部驻地，好像把消费对象瞄准了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普通工人，没几个舍得一顿饭吃掉几十元钱。但曲高和寡，也可以说“高不成低不就”，这家摊常常空无一人，只有老板坐在帐篷门口无聊地耍手机。后来我又路过他家门口多次，最好的一次，里面坐了四五个顾客。看来，它既让工人们望而却步，又并未真正勾起那些管理人员多大兴趣。据说，摊主是附近安置小区里的人。

因为在那家杂货店买过一次瓜子，老板认识了我。他的小店开在工人生活区门口。我第二次从他的店铺门口经过时，他招呼我吸烟。旁边卖面的老板也凑了过来。原来，我第一次去时，因为东瞧西看，他俩背地里把我当成了来检查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一聊起来，我与卖面的老板居然是老乡，我们来自同一个县。老乡家就在我们县那个最大的人工湖边，那湖是老牌4A级景区，旅游业却一直不温不火。既然是老乡，我直言问他生意如何。他说：“比进厂（上班）好一些，要挣大钱，是不可能的。”

在工地旁卖跌打损伤药汤的，共4个摊，七七八八的小药瓶摆在人行道上。卖衣服、裤子的有两个摊，衣物都挂在几根长竹竿上，买的人不多。卖裤子的和卖炒货的天天不缺席，有女工舍得吃，她们是这些零嘴儿的消费主力。砂糖橘10元钱能买4斤，货有些陈。

这个工地大概还有半年工期。半年后，这些热食摊、药摊、水果摊、炒货摊很快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它们又将出现在新的城市、新的工地，见证一座座大厦崛起。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萧薇 责任编辑：蒋蓝 范湘鸣 美术编辑：钟辉